

我与改革开放40年

街道春秋

卞卡

诗路放歌

歌唱秋天

(组诗)

程翔光

蝴蝶像一束阳光
忽高忽低 照着草叶和花
在果树下 我和母亲
还有许多母亲和孩子
放下劳作后的疲倦
在月光里端着大碗 歌唱

远处的田野飘着泥土的香味
飘着草叶和水
豆荚轻轻地响
芭米在风中熟了

我们的父亲很早出门
连夜收割稻子
他们的手就这样把土地放平了
扛在肩上

还有我的兄弟
他睡在田畦上
泥黑的手打着草鞋
镰刀被月光磨得锃亮
他准备着收割爱情……

秋天 我们是你小小的孩子
在你的果园里
奔跑 月光
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

收获的日子

深秋的草甸上——民歌的野菊
朴素的草发出怀旧的气味
我的长镰放倒结满籽粒的时光
唤醒沉睡的麦鸟

在我身后
一捆散开的干草上
我的兄弟捂着受伤的手
孤独像一只蜜蜂

一队带镰刀的妇女
正吃力地背着干草回家
我看不见我的情人了
她飞快地穿过这片时光
在甸子尽头——月光疏落
她缝着白色的围裙
等着我

秋天的林子

被阳光镀金的
被梅雨染湿的
大片的岁月
铺满秋天的林子和小径

穿行其中
脚步惊飞的鸟
从沙沙的落叶中飞回树上
仿佛无意碰翻记忆的杯子

循声望去
一条河摸着石头 溅溅流去
摸着石头过河
时见几束探头探脑的花
与风交谈一处

满地的草拥着膝盖
使我悟到自己原本是一株草
我忍不住谦卑和轻叹一声
在秋天的林子里

实际上——我来林子看看
就像探望久违的乡亲

一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道路纵横交错,形成一个网,给人们出行提供了方便。有的城市,主干道上又分出不少街道,有的短而窄,有的长而宽。具名也饱含智慧,有很大包容性,如郑州的叫“里”,上海的叫“弄”,北京的叫“胡同”或“条”。通衢大街,郑州西郊的路,东西为“河”,南北为“山”,清晰明了;“高新区”以名贵树种名之,诗味浓郁;“经开区”的街道,则以“第X大街”排序,显示出气派。时间往前推移,省会由开封迁郑后,在原行政区一带新辟了几条经纬方向的路,按地理常识,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于是就有了经X路、纬X路;可是,山东济南经纬方向的路,却是东西为经,南北为纬,让外地司机“一头雾水”……

1953年初秋,我因读初中来到郑州。当时郑州最繁华地段,其范围大致是火车站以东、南大街以西,陇海路以北,太康路以南。这个圈子里有德化街、大同路、钱塘路、操场街、福寿街、苑陵街、敦睦路、乔家门等,还有说书卖唱玩把戏处处挤满小摊贩的老坟岗。

我就读的学校在大同路东段南侧的弓背街上。那是一条既窄又不直的小街,除了学校,两侧多住有居民,还有几家小吃摊点和杂货铺。教室在

一个大院子里,北边的“升平里”,三个院子里分别住着农村来的学生;一个大大的院子里有一个不大的操场。

因为活动范围的限制,早晨跑操分年级和班次在操场集合后,先后出弓背街上大同路,再拐到德化街,向北绕木栅栏围成的“二十七广场”一周,顺原路返回,隔日则顺大同路跑往火车站。体育课多在南城墙根进行,那里有几个麦场,比较宽敞,除了体育科目,还可以踢足球。

作为农家子弟,从农村到城市,感到一切都新奇。那时的教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认真施教,诲人不倦,学生都刻苦学习,努力上进,当天的作业,晚自习后基本都能完成,没有任何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时间允许,尤其是星期天,我们便跑到周围几条街上,看经营的店铺,看来来往往的人群,看街道上的花花绿绿……

大同路西出口是火车站,那时的候车室像个大棚子,多根柱子上架着铁梁,上边棚着瓦,两个卖票窗口设在棚子的一角。棚子外面紧挨二马路,搭有一溜廊棚,是卖水果和小吃的摊点,摊主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形同庙会。晚上,那些摊点有的挂着罩子灯,有的挂着汽灯,有的点着电石灯,把

那一带照得亮堂堂,大同路上购物或闲逛的人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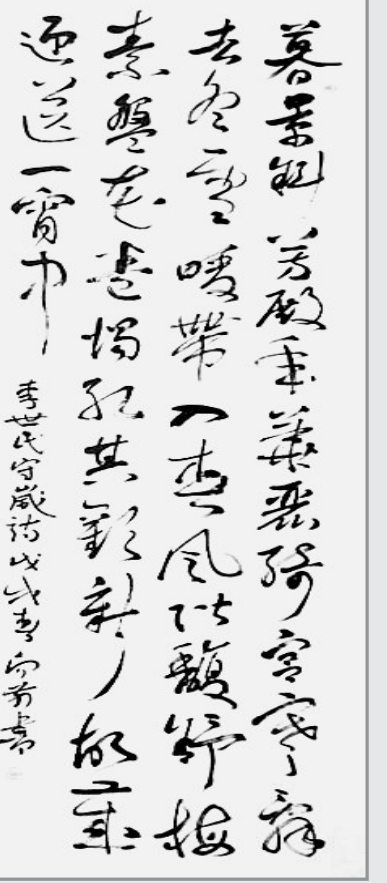
德化街是当时郑州最繁华的街道,店铺林立,而且很多商家都把商品摆放在门前的木板上,卖衣服的和绸缎庄,更撑杆扯绳,把商品悬挂在门头上空,这样整条街就变成了一道多彩的长廊。不少商家都备有留声机,接一个长脖子传声喇叭,或放戏曲唱段,或放乐曲,声音被放大后,仿佛满街都在唱。傍晚时分,霓虹灯开始闪闪烁烁,亦真亦幻,扑朔迷离,好像能引出一股浪漫情怀,在大街上荡漾。

除了德化街和大同路,其他那几条街上,也都留下了我的身影和重叠的脚印。我在认识城市感知城市。我发现许多小商贩,清晨或晚上挑担或推车沿街叫卖,抑扬顿挫的“市声”不绝于耳。我见惯了个个送水工、淘粪工,躬身屈背拉着大木桶,挨家挨户送水、淘粪,那时还没自来水,厕所皆旱厕,他们用自己的辛劳,滋润着人们的生活,清洁着城市。我住的那条“里”和钱塘路交叉口,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有一双幼小的儿女,不知男的干什么,女的为人洗浆衣服和被褥,每每见她将湿漉漉的衣物晾晒在街口扯拉的绳上,哪怕到了晚上,不干不往回收,

第二天清晨我们跑操时,常见衣物仍在那里挂着,民风习俗,世道人心,一斑窥全豹,令人喟叹!

在我的人生轨迹中,那几条街道上,曾留下我融入城市后的一段历史性纪录。历经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郑州跨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东扩西延,南展北进,框架拉大了几十倍,使郑州成为我国中部地区一座现代化城市,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地盘扩大了,物流大发展,商贸空前繁荣,人口剧增,地产飞跃发展,当然就出现无数条新路,林林总总,四通八达,而且名字各有千秋。我平时有闲,总爱乘坐公交去新拓展的区域,看林立的楼群,观绿化的景致,同时认识那些新辟的路和街道。我这样做的时候,脑子里往往涌现出郑州原来的那些街道,它们栉风沐雨,几度春秋,如今面貌虽全非昨日,名字却依然保留着,我去那一带转悠,总下意识地将眼前的景观同记忆中的原址旧貌相比照,从而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愫。这不是怀旧,而是寻觅悠远梦中曾经有过的记忆和发生的故事。

郑州仍在飞速变化着,时间隧道里总会嵌着许多梦,这些在人生链条上,无疑将闪现出一道道多彩的光线……



守岁诗(书法) 崔向前

百姓记事

改衣之趣

孙荔

有一次,我去逛超市,正在促销衣服。我发现一个白色的童装连衣裙,精致又漂亮,上面是蕾丝花边下摆是镂空花边。价格只要15元,我买了件回家改成上衣,穿上发现确实漂亮又时尚。几个女营业员知道后,惊讶地围着我众星捧月般,研究我怎么改的,她们夸我,手真是巧,说放在专卖店一百元也买不来。我心里美滋滋的。

曾经的旧衣挂满了衣橱,有麻的、棉的、丝质的等,它们陪着我一路烟尘走来,如今仍温婉安静地待在橱里,像一个个尘封多年旧梦。

想起几年前上街,见一条绣花裙,素静优雅,一激动买回来,穿上后,却发现有点肥大不太合体,便被打入冷宫衣橱角落了。如今翻出来,量一下穿着合体的裙子尺寸,然后比葫芦画瓢,裁去多余的部分,缝好一试,大喜过望,穿上竟然款款有致。

从此我也成了“改改族”的成员。多年闲置的旧衣又有了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在旧衣改造的过程中,身心沉浸在一针一线中,既静心,又有创造性,平淡的日子也变得有滋有味。想起古代女性很小的时候就会做女红,《孔雀东南飞》里“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我有一件灰色羊绒毛衣,又大又肥,是曾经流行的款式。我把领子裁剪成圆领,滚上边,又大刀阔斧地剪开前身,缝上拉链,用熨斗烫平,看上去像一件精致的新毛衣,我送给母亲,母亲穿上很合身,但又心疼地说,这要多少钱呢!我笑了,说这是旧衣改的,没花钱。母亲格外惊喜,翻衣看看,说什么时候手变得这么巧了。后来我用闲置的围巾,给母亲改了一个帽子,母亲说比买的还好,高兴地把邻居老太太们欣赏。

每个女人总觉得自己缺少一件衣服,看到漂亮的衣服,常常是管不住自己的手。为此不断去网上淘宝,又不断地淘汰,不如将旧衣服动心思改改。其实要做一个旧衣改造达人,也不是太难,找点灵感,花点心思,用点技巧,便能让你的旧衣呈现出独特的一面貌。

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穿着旧衣服出访而获得掌声一片,当好莱坞的明星们,也翻拣起那些只穿过一次的衣服,演员周迅也在改礼服,去掉个垫肩,加两个褶皱,就能将衣服穿得有色彩。

当设计师的二手服装改造生意如火如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丢弃衣柜中的旧衣服?如今全世界都在倡议节俭,低成本是一种理智、成熟的生活方式。

“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启事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40年来,风云激荡的40年,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在广阔的舞台上展示中国的魅力和风采;这40年是砥砺奋进的40年,中国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这40年是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40年,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从即日起至年底,郑州日报文娱部与河南省散文学会联合举办“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活动。我们真诚地

期待作家朋友和广大读者,通过亲身经历,以生动感人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怀,反映这40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书写改革开放时代新篇,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征文要求必须是原创作品,散文、随笔、特写均可,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诗歌控制在50行以内。即日起“郑风”副刊将开设“我与改革开放40年”专栏,从来稿中择优刊登。来稿请发送至:zzrbz@163.com,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字样。

人与自然

母亲的荷塘

潘新日

我喊来大嘴,他顺着我的脚摸下去,竟然是一个二斤多的大老鳖,我们十分兴奋,决定拿回去作下饭菜。母亲说,这东西有灵性,吃了它多我忍啊,还是放生吧!我们便把那只老鳖又放回池塘里,母亲还对那只老鳖说,吓着你了吧?快点找到你的家。

听村里人说,母亲的荷塘是她一嫁过来就种下的,闹饥荒那阵子,别的村子饿死了好多人,我们村子就是因为有了莲蓬和藕,才保住了很多人的命,大伙感恩于这片荷塘,即便遇到天旱,水再名贵,也要给母亲的荷塘留足够的水,让它们开花结果。在大伙心里,母亲的荷塘已经不是她自己的了,是大家伙公用的。谁家没菜了,下到塘里捞几根藕上来一切,全家老少都有了下饭菜,方便得不得了。城里的知青来时,不了解村里

的情况,想吃又不敢采,就问我母亲,荷塘是生产队的吗?母亲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就让他摘着吃,谁知那孩子吃着、吃着就哭了,弄得母亲手足无措。好久那知青才说出实情,他小时候母亲带他去乡下大舅家省亲,在湖边看到许多莲蓬,他闹着要吃,母亲就下到湖里采,谁知刚下到湖里,她的羊角风就犯了,待他喊来人,母亲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再也没有回来……

那时间,母亲总不忘让我送莲蓬给那位知青,说是知青,年纪也就比我大四五岁,最多是半大孩子,口琴吹得不错,我懂音乐,但总觉得好听,就静静地听他吹。燕林说,他看见小知青时常抹眼泪,我想他肯定想家了。

知青文代表是文化人,懂得荷的高洁,会做去火的荷叶茶,会背《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是他挂在嘴边的一

连载

贾鲁河畔,一座被遗忘的故城

昨天,我去开封故城了。哦,不对,它的乳名是启封,还是叫它启封故城吧。

知道启封故城源于贾鲁河系列文章的写作,在查询朱仙镇资料的时候,发现启(开)封城的历史竟然那么悠久,与今天的开封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此便对这个陌生又神秘的故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一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以验我愿。

终于在一个细雨飘飞的春日得以成行。

当汽车驶入开封文化名镇朱仙镇后,导航提示,距离启封故城所在朱仙镇古城村仅剩3公里路程。

平坦的田野,滚滚的麦浪,满眼的绿色,好一派喜人的田园风光。充满愉悦和期待的同时,在贪婪地欣赏乡村美景的同时,在心里将启封故城的前世今生,过电影般回放了一遍。出发之前,我的功课做得还不赖的。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列国争雄。当时的古城村一带恰为

郑国的东北边陲,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郑庄公(郑国第三位君王,荣阳三公像之一)命大将郑哪在古城村一带屯兵筑城,并取启启封疆之意名“启封”。另据《汇考》卷七记载:“开封者,故宋微子启所封地因以为名。汉讳改开为‘启’。”文献中明确指出了启封城因建于故宋微子启的封地而得名。到了汉代,因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而改称开封。微子启,《史记》称微子开。《尚书·微子命篇》云:“命微子启代殷后,今此名开者避汉景帝也。”微子启也因避汉景帝“启”字之名讳,被司马迁在史书中称作微子开。这是启封之名的来历。启(开)封城在公元前743年——701年修建,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

进入战国时期,启封城属魏,成为国都大梁城(今开封市)的南大门,其军事地位更加突出。公元前156年汉朝元帝汉景帝刘启继位,讳之“启”改启封为开封。而后由于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使得汴州(今开封市)一跃成为繁华鼎盛的水陆大都会,

相距25公里的开封故城则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唐延和元年,开封县治所移至汴州,之后就成为现在的开封城。启(开)封城则逐渐废弃,历经水患之后,沦为一个村落,这就是今日的朱仙镇古城村。

叹息着就到了古城遗址东200米外的水泥路上。泊车后迫不及待踩着泥泞的田埂,迎风冒雨向绿色田野包围中的那片长满树木的沙土岗走去。

当那个在我心里神秘了很久、此次开者避汉景帝也。”微子启也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里除了兴奋,还是兴奋。

实话实说,说是故城,其实就是故城遗址。一道长满树木杂草的土丘,一个写着启封故城的黑色石碑,还有一座新盖的小屋,在绿色田野的包围中,在大风斜雨的洗礼下,默默地存在着。在农人偶尔的注目下,在我等零星游人的探访中,不急不躁、不忧不惧地展示着自己苍老的容颜,一年又一年,一直走了2700多年。

尽管启(开)封故城因年



代的久远而侵蚀损毁,仅剩西北角残留地表上的一段在风中雨里默然矗立,但那些夯筑城墙时留下的夯层、夯窝和柱洞依旧在诉说曾经的辉煌;那随风飘落满地的槐花,也仿佛在用这雪一般的洁白来祭奠曾经的荣光。那难以想象的久远,那印痕斑驳的具象,那失去铿锵的回响,合力将

我拉回到历史的某个节点,在春雨沙沙的浅吟低唱中,在春风呼呼的剑拔弩张里,忘记了自己,迷失了方向,久久……

我沿着遗址外围行走,在那块启封故城石碑前注目良久。1986年,启封故城被开封县人民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启封故城从唐贞观年间以后,就再也无人修葺,加上黄河泥沙的几度“侵蚀”,几乎使启封故城在地表上荡然无存,如今仅剩故城西墙一段高6米、宽30余米的断壁残垣在向世人诉说着往日的辉煌。

我一边回忆一边用手去擦拭石碑上的灰土,那冷冷的碑面,竟然给了我一种历史的温润感,让我的心灵柔软得一塌糊涂。它无语,我静默,唯有风和雨,伴我们在时光的流逝中,一起前行,不回头。

长长叹了口气,继续沿着长满树木杂草的黄土丘上行。树木越来越多,杂草也越来越密,走到顶端,居然看到一座

墓碑孤零零地立在土城墙的中间。这是谁呀?何等幸运,竟然安息在2700多年前的古城墙上!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我远远地看了看,就将视线挪开了。脚下杂草中,有很多棱角圆润、大小不一的碎青砖,不知道年代几何,应该有些年头了,该是与古城的久远相匹配的遗存。

居高四望,田野一片新绿,不远处的古城村掩映在绿树丛中,三三两两的农人在田里劳作,一派美丽祥和的田园风光。哪里还听得见千年之前的刀光剑影、呐喊欢呼?何处觅得到遥远过往的城坚兵强、繁华兴盛?启封故城无数的辉煌和荣光,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唯有在这仅存的断壁残垣中想象着故城曾经的富丽与尊贵,让这些茁壮生长的花草树木在风中雨里迎风招展,摇曳着我们这些历史访客无尽的想象。没错,是无尽的想象。

我静站在土丘的中央,左右逡巡,四处张望,怎么也想不到这座古城已经走过2700

多个春夏秋冬?!

据考古勘测结果表明,故城遗址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不规则方形,其四墙全长为3330米。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座小城池,而按照当时筑城的规划,列国都城的规模不过900丈,而作为边陲防御的启封故城已经达1000丈,规模之大,足见其经济文化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可惜的是,由于地理位置所限,各方面发展的迟缓滞后,不仅被后起之秀、25公里外的汴园取代了社会地位,甚至开封的名号也被取代!北宋时期,著名诗人梅尧臣从这里经过,看到其破败的景象,不禁喟然叹息:“荒城临废日,鸡犬三四家。岂复古阡陌,但问新桑麻。愁垣下多穴,所窟狐与蛇。汉兵坠铜鞮,青血为土花。”感叹一座城池由强到弱的衰败与忧伤。

2700多年,多么漫长的时光,就这样转瞬即逝,只留下昔日的辉煌,在这广袤的天空下,在这辽阔的大地上,云淡风轻,花开花落。